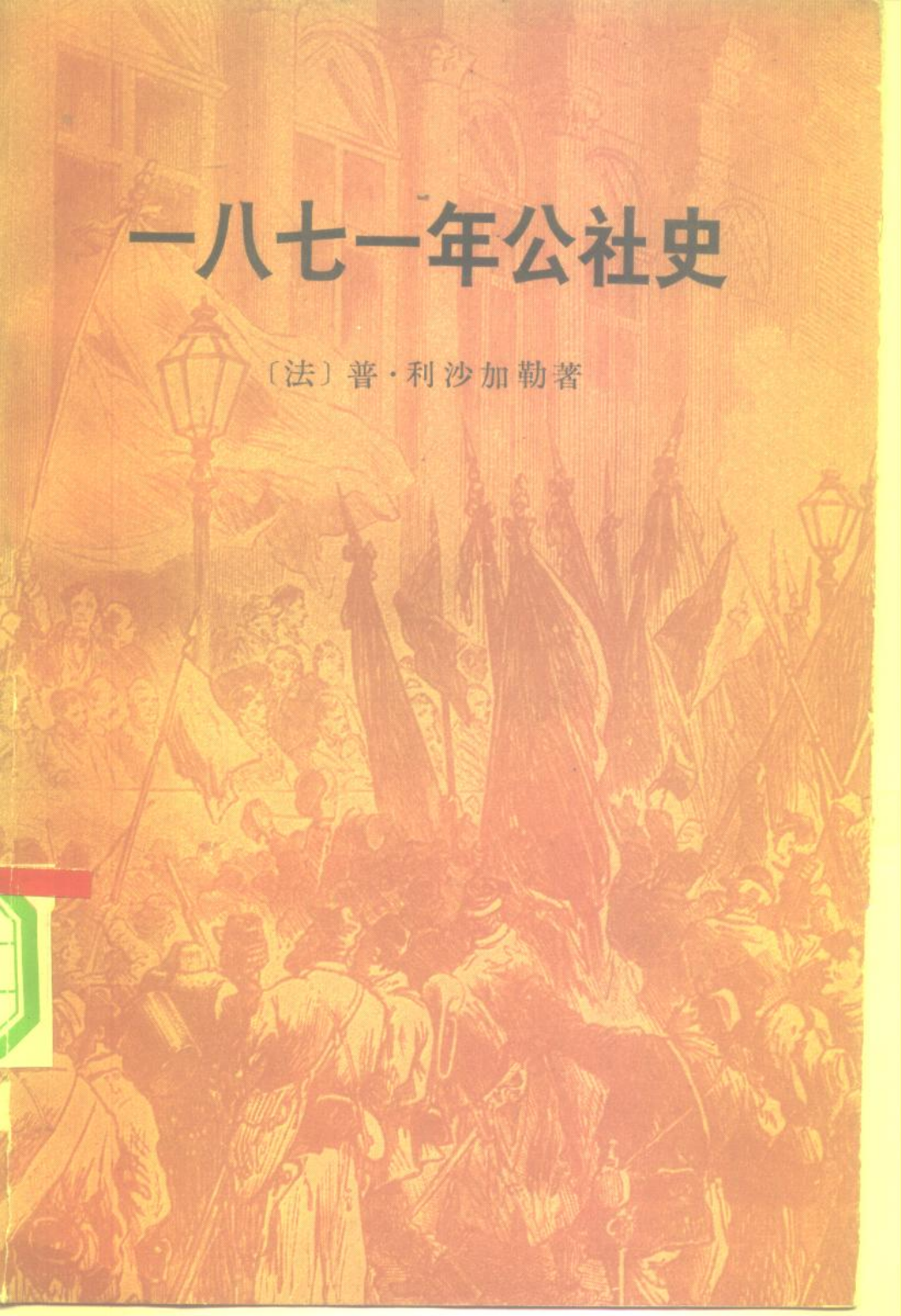


# 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法〕普·利沙加勒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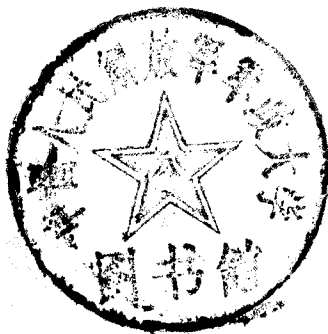


2 024 2241 3

# 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法〕普·利沙加勒著

柯 新译



人 民 出 版 社



H. P. O. Lissagaray  
GESCHICHTE DER KOMMUNE 1871

Rütten & Loening

Berlin, 1956

根据柏林吕吞和勒宁出版社1956年版转译。  
校订译文时曾参阅巴黎1947年出版的法文原著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Paris, 1947.

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法〕普·利沙加勒著

柯新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印刷八厂印刷

1962年2月第1版

1972年2月北京第3次印刷

书号11001·219 每册1.15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希伯里特-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Hippolyte-Prosper-Olivier Lissagaray, 1839—1901年)是法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团体“新雅各宾派”。

利沙加勒早年来到巴黎,从事新闻工作,反对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为此,他遭到反动政府的多次拘禁。

在普法战争中,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利沙加勒一度担任西南军团的军事特派员。不久他就复员了。巴黎无产阶级在3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后,他立即赶到巴黎,投入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为公社写作和斗争。从4月4日到9日,他所创办的《行动报》要求查禁那些反革命报刊。从5月17日到24日,他发行的《人民论坛报》要求进行最彻底的斗争。直到5月28日,他还在巴黎的街垒里为捍卫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业而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后,利沙加勒逃到英国。他在伦敦住了九年。在这期间他搜集了巴黎公社的一些文件和巴黎公社参加者的回忆录,作为他写《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基础。

1880年,利沙加勒回到法国,创办《战斗报》。他参加反对教权派和保皇分子的斗争,但同时错误地反对法国工人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

\* \* \*

利沙加勒在伦敦时认识了马克思。马克思赞助他的写公社史

的计划。这本书的法文原著于187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当法文原著还在印刷中，马克思就和德国不伦瑞克的出版家威·白拉克联系，建议他在德国出版这本书的德译本。马克思还写道：“**这将是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利沙加勒不仅利用了所有已经出版的资料，而且掌握了所有其他人不易得到的材料，且不说他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是他亲眼看到的。**”（1876年9月23日给白拉克的信）

马克思很重视利沙加勒这一著作的德译本的出版，他为了保证德译本忠实于法文原著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这从附录的马克思致白拉克等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公社史》的德译本第一版由白拉克于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和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为巴黎公社建立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很赞助和重视利沙加勒这本真实地叙述巴黎公社革命的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指出这本著作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重要的意义。

利沙加勒在这本书中真实可信地叙述了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巴黎公社的英雄儿女摧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残酷屠杀，粉碎了反动派对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所散布的种种诽谤和谎言。这是一本叙述巴黎公社革命史的优秀代表性的著作。

利沙加勒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的这本书也有缺点。主要是他不能认识到巴黎公社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因而

不能从中得出理论性的结论；他把巴黎公社革命这一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伟大尝试，看作是“法国共和主义”的人民革命，是“1792年的公社复活”。此外，书中对一些史实的叙述比较详尽，但未能突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 \* \*

这个中译本是根据1956年版的德译本翻译的，并参照了1947年出版的法文原著。德译本中附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巴黎公社的一部分书信，还附加了大事年表、所引用的报刊目录、重要书籍的参考书目和人名索引，中译本一并存录。中译本第一版在1962年出版。这次重印时，对某些人名、地名的译法和个别译文上的问题，作了订正。

1972年2月

# 目 录

|       |                                                |     |
|-------|------------------------------------------------|-----|
| 绪 论   | 普鲁士人怎样侵占巴黎和地主贵族怎样占领法国 .....                    | 1   |
| 第 一 章 | 联盟第一次攻击巴黎。国民自卫军各营联合起来，夺得了大炮。普鲁士人侵入巴黎 .....     | 55  |
| 第 二 章 | 联盟向巴黎开火。建立中央委员会。梯也尔下令进攻 .....                  | 65  |
| 第 三 章 | 3 月 18 日 .....                                 | 73  |
| 第 四 章 | 中央委员会召集选民。巴黎的各区区长和塞纳省的议员们反对中央委员会 .....         | 82  |
| 第 五 章 | 中央委员会接受职务，改组机关和占据巴黎 .....                      | 94  |
| 第 六 章 | 区长、议员、新闻记者和国民议会攻击巴黎。反动势力向旺多姆广场进军和受到惩罚 .....    | 100 |
| 第 七 章 | 中央委员会克服一切阻碍，并且迫使区长们屈服 .....                    | 108 |
| 第 八 章 | 公社宣告成立 .....                                   | 117 |
| 第 九 章 | 里昂、圣太田和克列索的公社 .....                            | 123 |
| 第 十 章 | 马赛、土鲁斯和纳尔榜的公社 .....                            | 133 |
| 第十一章  | 在最初几次会议时公社委员会就已经发生动摇。大批当选的区长和副区长作了逃兵 .....     | 143 |
| 第十二章  | 4 月 3 日的出击。巴黎人到处被击退。弗路朗斯和杜瓦尔牺牲。凡尔赛分子屠杀俘虏 ..... | 150 |

|       |                                                          |     |
|-------|----------------------------------------------------------|-----|
| 第十三章  | 马赛公社和纳尔榜公社的失败 .....                                      | 158 |
| 第十四章  | 公社的巨大资源。公社委员会的严重缺点。<br>任命克吕泽列。关于人质的命令。中央委<br>员会。银行 ..... | 168 |
| 第十五章  | 争夺讷伊和阿尼埃尔的最初几次战斗。<br>调停人的失败 .....                        | 175 |
| 第十六章  | 公社委员会的宣言。4月16日的补充选举。<br>最初几次争执。失败的萌芽 .....               | 183 |
| 第十七章  | 我们的巴黎妇女。为了撤退讷伊居民而休<br>战。凡尔赛的军队和巴黎的军队 .....               | 189 |
| 第十八章  | 财政、军事、治安、对外联络、司法、教育、劳<br>动和交换等公共机关 .....                 | 199 |
| 第十九章  | 共济会会员参加公社。伊西炮台第一次失<br>守。成立公安委员会 .....                    | 216 |
| 第二十章  | 罗谢尔代替了克吕泽列。对抗行为开始。<br>保卫伊西炮台 .....                       | 224 |
| 第二十一章 | 巴黎遭受轰击。伊西炮台陷落。公社委员<br>会改组公安委员会。罗谢尔逃走 .....               | 231 |
| 第二十二章 | 反对公社的阴谋 .....                                            | 241 |
| 第二十三章 | 梯也尔对外省的政策。极左派出卖了巴黎 .....                                 | 246 |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届公安委员会的无能。旺夫炮台失守。<br>拉普路的爆炸。拆除旺多姆圆柱 .....              | 256 |
| 第二十五章 | 死亡前夕的巴黎 .....                                            | 263 |
| 第二十六章 | 5月21日(星期日)下午3点钟凡尔赛<br>分子侵入巴黎。公社委员会解体 .....               | 273 |
| 第二十七章 | 星期一, 5月22日。凡尔赛分子占领东部<br>各市区。巴黎奋起 .....                   | 281 |



|          |                                                                                                                         |     |
|----------|-------------------------------------------------------------------------------------------------------------------------|-----|
| 第二十八章    | 星期二, 5 月 23 日。蒙马特尔失守。大屠杀。我们丧失土地。巴黎在燃烧。市政厅的最后一夜 .....                                                                    | 292 |
| 第二十九章    | 星期三, 5 月 24 日。公社委员退出市政厅。名人公墓失守。凡尔赛分子成百枪杀公社战士。公社战士枪决六名人质。炮击之夜 .....                                                      | 304 |
| 第三十章     | 星期四, 5 月 25 日。整个左岸落入凡尔赛军之手。德勒克吕兹牺牲。带臂章的人领导屠杀。公社委员撤离第十一区区政府 .....                                                        | 316 |
| 第三十一章    | 抵抗集中在伯利维尔。星期五在阿克索街枪决了五十二个人质。星期六, 5 月 27 日, 第二十区全部被占领。拉雪兹神父墓地失守。星期日, 5 月 28 日, 战斗在上午 11 点钟结束。星期一, 5 月 29 日, 文森炮台投降 ..... | 326 |
| 第三十二章    | 凡尔赛分子的疯狂。屠杀场。军事法庭。瓦尔兰的死。埋葬尸体 .....                                                                                      | 342 |
| 第三十三章    | 俘虏队伍。温室。萨多利。告密人 .....                                                                                                   | 353 |
| 第三十四章    | 水上监狱。炮台。第一批诉讼 .....                                                                                                     | 364 |
| 第三十五章    | 军事法庭。死刑。判决的总结 .....                                                                                                     | 379 |
| 第三十六章    | 新喀里多尼亚。放逐 .....                                                                                                         | 398 |
| 附录       | .....                                                                                                                   | 412 |
| 大事年表     | .....                                                                                                                   | 454 |
| 所引用的报纸目录 | .....                                                                                                                   | 461 |
| 参考书目     | .....                                                                                                                   | 465 |
| 人名索引     | .....                                                                                                                   | 471 |

## 绪 论

“大胆地冒险！这句话包括现代的全部政治。”

圣茹斯特

向国民公会的报告

### 普鲁士人怎样侵占巴黎和 地主贵族怎样占领法国

1870年8月9日。帝国在六天之内的三次会战中的都被打败了。杜埃、弗罗萨尔、麦克马洪已经被分隔，遭到袭击和歼灭。亚尔萨斯沦陷了，摩塞尔河暴露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的内阁召集议会开会，奥利维耶由于害怕人民的示威运动而预先说摩塞尔河已经是“普鲁士的”了。可是，从上午11点钟起，大批激动的人群就挤满了协和广场、滨河街，包围了立法院<sup>①</sup>的所在地。

巴黎在等待着左派议员们的口号，因为自从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只有左派议员们享有道义上的威信。资产阶级和工人都追随着他们。工人群众从工厂里涌到大街上，许多夙著能力的人物

---

<sup>①</sup> 立法院（立法机关，下议院），在拿破仑第三时代存在于1852年3月到1870年9月2日。根据1852年1月的宪法，立法院议长每十年选举一次。它单独行使执行权。立法院是从运用一切恐怖和蛊惑手段加以操纵的选举中产生的。它的议员全都是服从路易·波拿巴的。他们仅仅讨论和表决有关法律和财政的问题，表决用集体方式进行。——德文版编者

站在队伍的最前列。

帝国一切环节都发出破裂的响声，即将崩溃。排列在立法院前边的军队十分激昂，不顾那带金丝肩章的巴拉盖-狄利埃元帅的咆哮，迫切要求向后转。民众向军队喊道：“到边境去！”连军官们也高声表示：“我们的岗位不在这里！”

一些著名的共和主义者和俱乐部成员设法进入了巴倍都大厅(Saal des Pas-Perdus)，当面斥责帝国的议员，并且高声谈到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问题。吓得面如土色的马木留克<sup>①</sup>们躲到人群后边去了。梯也尔出头喊道：“好吧，就成立你们的共和国吧！”当施奈德尔走向他的议长席位的时候，响起了“废除帝制！”的口号。

代表们从外边争相拥到左派议员的周围。“你们到底等待什么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到柱廊里或栅栏前面去呀！”这些可敬的老爷们惊慌狼狈地回答说：“你们的人数够多吗？等到明天不更好吗？”实际上，行动起来的只有十万人。一个人刚朝着甘必大说：“我们在波旁广场上就有好几千人。”我自己说：“你们今天要掌握住局势，局势还是可以挽救的，明天就没有希望了。”迷惘的人们不再能考虑什么，他们一句话没有说。

开会了。茹尔·法夫尔向可恶的立法院——这个造成灾祸的共犯，帝国的残余——建议：要掌握政权。马木留克们发起火来，同时茹尔·西蒙蓬头散发跑回巴倍都大厅来。他尖叫道，“他们要枪毙我们，我走进会议厅，并且大声对他们说：‘好吧，就枪毙我们吧！’”人们向他喊道：“收场吧！”他回答说：“对，我们不得不收场了。”说到这里他就跑回议会去了。

议会中的装腔作势这时是收场了。了解议会中左派议员的那些马木留克们现在又表明了态度，抛开了奥利维耶，组成了一个非

---

<sup>①</sup> 马木留克是古代波斯和埃及那些被反动统治阶级所收买、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统治阶级的近卫兵。这里比喻为帝国的追随者、反动统治阶级的扈从。——中译者

常内阁。为了让群众离开，施奈德尔匆匆结束了会议。慢慢被军队挤回来的民众重又向桥头涌来，跟在从议院里走出来的人们后边，他们认为随时都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茹尔·西蒙在和刺刀保持相当距离的地方发表了一篇勇敢的演说，他号召民众明天到协和广场上去。然而，第二天警察却把所有的大街都封锁了。

这样，左派就把我们最后的两支军队交给了拿破仑第三。其实，当时只要一击，就可以把这个腐朽的帝国推翻<sup>①</sup>。人民群众为了民族觉醒，本能地尽他们的力量给予支援，但是，左派拒绝这种支援。左派不肯发动起义来拯救祖国，而把自己的一切努力局限在一个可笑的提案上，将拯救法国的使命交给了一批马木留克。甚至1876年的土耳其人也表现得比他们有眼光和毅力。

整个拜占庭帝国似乎又复活了三个星期之久。统治阶级沉默地、麻木地眼看着被捆绑的民族坠入深渊。全欧洲都在大声疾呼：“当心！”只有他们仍然充耳不闻。群众受了那些大吹大擂、被人收买的报纸的欺骗，或许看不到危险，而沉浸于希望之中，但是那些掌握着绝对事实真相的议员们却不声不响。左派把精力消耗在惊慌的喊叫中。12日，甘必大宣称：“我们一定要为共和制而战斗”，说了这话就坐下了。13日，茹尔·法夫尔要求建立一个防务委员会。他这个提案被否决以后，他就不再发一言了。20日，内阁宣布巴赞已把三个军投入约蒙的采石场。可是第二天全欧洲的报纸的报道却恰恰相反：巴赞连吃了三次败仗以后，已被二十万普军赶回麦茨。对此竟没有一个议员站起来要求说谎者说明理由！26日，人们已经知道麦克马洪荒谬地向麦茨进军，把法国最后的军队——一支被打败的九万新兵队伍孤注一掷地带到二十万打了胜

---

<sup>①</sup> 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证实了这一点：“本来这一天的革命一定是会成功的，因为8月9日包围立法院的人民群众的成分是和9月4日获得胜利的群众一样的。”《关于9月4日的调查》，第1卷，第253页。

仗的普军中间去了。自从国家遭受沉重的致命打击以来，梯也尔又受到人们的爱戴，他在各委员会和议院的回廊中证实说，这次进军意味着完蛋。极端左派分子散布着一切都完了的论调。那些对国家应负责任的人员，眼看着这只船向礁石撞去，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掌舵。

从1813年以来，法国的统治阶级还没有经历过象这样的崩溃。就连“百日”<sup>①</sup>那种无法形容的怯懦，比起这次更严重得多的可耻行为来也要大为减色，因为在这里塔尔求夫改扮成特里马尔西奥的角色<sup>②</sup>。十三个月以后，我在凡尔赛的狂热的鼓掌声中听到了向帝国发出这样的喊声：“法鲁斯<sup>③</sup>，把我们的军团还给我们！”这样说的是谁？鼓掌的又是谁？就是十八年间毫无异议地、拜倒尘埃地把自己的军团交给了“法鲁斯”的大资产阶级。

他们由于害怕社会主义而接受了第二帝国，正象以前他们的父辈为了结束革命而归顺第一帝国一样。波拿巴曾两度为资产阶级效劳，资产阶级用尊他为神来报答他，代价并不算太高。波拿巴建立了铁的中央集权，把一百五十万还充满革命热情的、可能在最有利的时机索回他们那一份国家财富的无产者送进了坟墓。但是，波拿巴把资产阶级留给每一个统治者驾驭。资产阶级在米拉波想一下子使他们得到的议会制政府到来的时候，表现出他们完全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资产阶级1830年的叛乱，由于人民的参加才

---

① “百日”，即1815年3月20日到6月28日，拿破仑第一从厄尔巴岛逃回后的短暂统治时期。——中译者

② 塔尔求夫(Tartuffe)，法国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le Tartuffe, ou l'Hypocrite)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假装信教的伪君子；特里马尔西奥(Trimalchio)，意大利彼得拉克(Petrarca)的《讽刺剧》(Satirikon)中的有钱的享乐者。——德文版编者

③ 法鲁斯(Varus)(约公元前53—公元9年)，古代罗马的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公元5年任日耳曼省总督。公元9年，日耳曼本地居民在阿尔明尼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法鲁斯的军队被诱入多德堡森林，为日耳曼人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法鲁斯自杀。——中译者

变成了革命，他们这次叛乱的目的只是为了经济问题。1830年的大资产阶级和1789年的大资产阶级完全一样，也一心想塞满自己的腰包，巩固自己的特权堡垒，要使无产阶级永远存在。只要能够发财致富，他们就不顾什么国家命运。议会制的国王拥有同波拿巴一样可以领导和危害法国的自由。当人民运动的新高涨使大资产阶级不得不又自掌政权的时候，尽管多方迫害和大批屠杀，可是三年以后政权还是从大资产阶级麻木的手里滑掉了，落到随便碰到的人的手里。

从1851年到1869年，大资产阶级重温了雾月事变。他们的特权得到保证以后，他们就听任拿破仑第三蹂躏法国，给罗马教皇以领地，丧失声誉于墨西哥，财政混乱，一切逾越了常轨。他们由于有钱有势而成为万能，并不表示任何抗议。1869年，人民的压力使权力落到他们手里<sup>①</sup>；只要稍微有一些意志力量，他们是可以掌握统治权的。但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的统治者刚一指点，他们就去吻12月2日曾经践踏过他们的靴子，同意进行全民投票<sup>②</sup>，从而第二次承认了帝国。

俾斯麦在准备战争，拿破仑第三也希望战争，大资产阶级则对一切都听其自然。本来，只要大资产阶级略一示意就可以制止战

---

① 1869年的选举，反对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反对派票数显著增加。在二百九十二名议员中，有一百名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反对派，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是王朝的反对派。投票的比例非常有利于反对派，反对派几乎获得了总票数的一半。巴黎的选民对政府的候选人有二十三万一千人投反对票，只有七万四千人投赞成票。——德文版编者

② 皇帝颁发敕令，规定在1870年5月8日进行全民投票，这次投票应该用“赞成”或“反对”来决定以下的官样文章：“法国人民认可从1860年以来由皇帝在大政治团体的协助下按照宪法所实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并且同意1870年4月20日元老院的决议。”1870年5月8日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是，赞成票为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八票，反对票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九百三十九票，弃权票为一百八十九万四千六百八十一票。——德文版编者

争,但是,梯也尔先生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他看清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必遭毁灭,他知道我们在一切事物上多么落后。他本来应该召集左派、中间党派和新闻记者,让他们看清发动进攻是荒谬的,并且依靠舆论的力量,必要时,可以在土伊勒里宫,甚至在巴黎的大街,从讲台上向群众讲清:“不能进行战争,我们必须把战争当作叛国行为来反对。”他只想挽救自己,他不说明实际情况而只简单地利用电报说:“请勿有所行动”<sup>①</sup>。这个本来没有最可靠的保证决不肯拿出一个钱来冒险的大资产阶级,凭着赖勃夫的一句话和希腊蒙的暧昧态度,就断送了法国几十万人的性命和数十亿的金钱<sup>②</sup>。

可是,小资产阶级在做什么呢?这个衰落的阶级挤入了各行各业:商业、工业和行政管理机关,它遍布在人民中间,什么都能做,在我们的出奔日<sup>③</sup>的初期,它那样英勇,那样准备战斗,现在这个阶级不会象在1792年那样起来援助我们吗?唉,它在帝国那令人窒息的腐化下崩溃了。小资产阶级几年以来,糊糊涂涂度日,脱离了无产阶级;而它正是从无产阶级来,并且明天又将被工业大王抛回无产阶级去。它已经丧失了兄弟般的热情,丧失了导致1848年革命的那种改革锐气。它虽然具有勇敢的主动性和革命精神,它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这些本来能够很好地代表自己的小生产者、家庭工人和半奴隶,却在自由主义的政党中寻找他们的

---

① 不言而喻,当我写本书的时候,手里已经掌握了我们敌人的一些著作:议会的调查、回忆录、报告和历史文献。凡不是他们的文件或他们朋友亲口承认的言行,我决没有加在他们头上。我既说“梯也尔看清,梯也尔知道”,那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梯也尔曾亲自说过“我看清”、“我知道”(《国防政府活动的调查》,第1卷,第6、11页)。我所列举的一切公职人员和敌人的言行也是同样的情况。

② 臭名昭彰的电报加速了宣战。请看调查这个电报的委员会报告员塔路埃侯爵的陈述。《关于9月4日的调查》,第1卷,第121页以下。

③ 出奔日(Hedschira),伊斯兰教纪元的开始。

代表。

如果是一位人民之友写法国自由主义史，那么他可以使我们减少许多不安。严格地说，在上层阶级拒绝作任何让步，因而把每个正直人都赶到革命方面的国家里，自由主义是一种愚蠢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自由主义和自由的耶稣会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是资产阶级用来孤立工人的工具。从巴伊到茹尔·法夫尔，温和派一直遮掩专制政治的阴谋，埋葬我们的革命，主持对无产者的大屠杀。因此，他们在眼睛雪亮的老巴黎各区也比公开的反动分子更加可恨。帝制的压迫两次使温和派享有威信，而小资产阶级很快忘掉了自己的真正作用，却聚集在这些跟它一样自命为失败者的人们周围。因此，在以后的暗无天日的历史时期，那些曾使 1848 年的运动遭到失败、并为 12 月 2 日铺平道路的人，似乎是可嘉的、讨回被剥夺的自由的人。然而，在第一道曙光重照之下，他们就现了原形：劳动阶级的敌人。左派在帝国时期，从来不肯降低自己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这些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替工人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为工人提出过一个象 1830 年和 1848 年的议会随时经历到的抗议。被吸收在他们队伍里的那些年轻的律师们，很快就暴露出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拥护自由主义的帝国，有些人公开拥护，例如奥利维耶和达里蒙，有些人慎重地拥护，例如皮卡尔。人们给懦夫和野心家建立了“公开的左派”，给热衷于立宪的人安排了候选者的席位，1870 年，已有大批的自由主义者在政府中谋得了位置。但是，对那些不愿听到妥协的人来说，却有“秘密的左派”，象甘必大、克莱米约、阿拉戈、贝尔当这样不调和的人物在其中维护着纯洁的原则。最上层的人们采取中间立场。因此，这两个占卜官集团中包括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切党派，既有偷听者又有报警人。在全民投票以后，他们变成了保护神，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无可争辩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日益表明自己不能领导自己，并且



被左派向他们炫示有波拿巴暗中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吓退。因此，小资产阶级就把代理全权交给左派，闭起眼睛，慢慢地转向立宪的帝国，这个帝国为它的保护人滥设大臣职位。战败的霹雳略略惊动了小资产阶级，可是只是一时战栗了一下。小资产阶级的议员说：“完蛋了！”，8月10日<sup>①</sup>的母亲驯顺地低下头，让普鲁士人把整个匕首刺进去。

可怜的法国，谁肯救你呢？那就是六年来一直在为你而对帝国进行斗争的穷人和贱民。

在上层阶级为了片刻的安宁而出卖民族，在自由主义者为自己帝国里营筑巢穴的同时，少数没有武器没有保护的人起来反抗万能的暴君，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方面转到人民方面来的青年人，是想要继续革命的1789年的忠实子孙，是为了学习和争取劳动权利而团结起来的工人。帝国想要分裂工人力量，想要把工人拉过来，结果是枉费心机。工人们看出这种情况，用嘘声来斥责那些“皇帝社会主义”的博士们；工人们没有报纸，也没有讲台，他们从1863年以来就坚持自己是一个阶级，从而引起专事谄媚的自由派的极大愤怒，按照这些谄媚者的说法，从1789年阶级就不再存在了。1867年，工人们集合在大街上，在马宁的墓前举行示威，并且在市警备队的杀人打手的威胁下提出了反对门塔纳<sup>②</sup>的抗议。当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这次行动的时候，左派咬牙切齿，工人由于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有一天向茹尔·法夫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是否会支持他们？这位左派领袖竟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我的工人先生们，你们一手造成

---

① 1792年8月10日，革命的人民推翻了君主制度。立法议会不得不决定召集根据普遍投票权选举的大会。法国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无偿地废除了封建捐税。——德文版编者

② 门塔纳——罗马附近的一个村庄。1867年11月5日，加里波第在这里被法国和教皇的军队打败。——德文版编者